苦行論

惟悟

一　引言

幼時讀四子書，見孟子有所謂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行。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人恒過然後能改；困於心，衡於慮而後作，徵於色，發於聲而後喻。入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」。此爲孟子經驗之談，徵諸古今中外歷史，無不如是。良以人若出身微賤，少年既受盡顚連困苦，老來自然必發憤圖强；尤其是已知酸甜苦辣之味，必能慈悲喜捨爲懷，對人深表同情，常思有以救濟。若與一班紈袴子弟，巨室王孫相比，彼祗全憑其先世之餘蔭，後人之栽培，一出世來便履絲曳縞，穿金戴銀；只知向銷金窟中尋樂，薄紗帳裏取歡，那能曉人世間尚有啼飢號寒，賣兒鬻女，怨氣冲天，哭聲震地之事？是眞不可同日而語。此古詩所謂：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餓死骨」。正描寫此兩個世界之貧富不同，一對人類之苦樂有異，幾令人掩卷太息，深恨此娑婆世界之坎坷不平，同爲人類，何其如此懸殊！此佛之出現於世，雖是見天有成住壞空，人常生老病死；欲令其開示悟入佛之智慧，擬滅諸憂悲苦惱人之禍患。然於世間之一切鰥寡孤獨之人，老弱病殘之苦，亦目睹其哀呼慘叫之聲，生離死別之情，實未嘗不動於心；觸發其無緣之慈，同體之悲，常思有以拯救也。故學佛人最大之目的，雖屬自度，亦爲度人；即如所謂：「己雖未度，願度未來」。使其出於苦海，登諸覺岸，永離煩惱生死，取得清淨涅槃。若與世法相較，實不相悖，並能相助相成，理實在此也。用特不揣謬陋，分述於次：

二　述古

嘗聞古人謂：「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，其次立功」。若能三者具備，方可稱爲聖人，否則有名無實，何足稱頌。譬如在中國歷史之中，有一名大禹者，因其父治水無功，犯法處死。乃繼承其父之職，受任治水，日夜苦思焦慮，不遑寧處，在外十八年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卒將洪水治平，有功於世。如莊子引墨翟語曰：「昔者禹之湮洪水，決江河，而通四夷九州也；名山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無數。禹自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，腓無胈，脛無毛；沐甚風，櫛疾雨，置萬國。禹大聖也，而形勞天下也如此」。又有一名墨翟者，生於魯；曾敎魯君以尊天、事鬼、非樂、節用、兼愛，非攻等。致使楚齊等國聞風受化，解甲息兵，人民安樂。如孟子謂：「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而爲之」。又如莊子天下篇曰：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，爲之太過，己之大任；作爲非樂，命之曰節用，生不歌，死無服。墨子汎愛，兼利而非鬥；其道不怒，又好學而博不異」。又曰：「使後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爲衣，跂蹻爲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爲極。曰：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謂墨」。雖莊子在其文之中，亦曾加以批評。如曰：「將使後世之墨者，必自苦，以腓無胈，脛無毛，相進而已矣；亂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」。然若苦行行道，最易感化於人，令其挽回侈風，有益於世。如莊子旋又加以讚嘆曰：「雖然，墨子眞天下之好也，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」！讀此始知苦行之道，在佛敎尚未傳來此土之時，居然亦有人欲爲人類服務，自捨其身，心力交瘁，不辭勞苦，往來奔走，其亦實如佛說之菩薩應世矣。

三　說今

夫中國之舊法，向以仁義爲主，禮讓是尚。雖其間亦有盜賊擄掠之事，燒殺姦淫之禍。如所謂「君子不飲盜泉之水，烈士不受嗟來之食」。久已不聞其人，遑言捨身救世！然而此方之賊，亦自很有禮貌，愛講道德，實非梟獍可比。譬如莊子嘗引盜跖語曰：「跖之徒問於跖曰：盜亦有道乎？跖曰：何適而無有道邪？夫妄意室中之藏，聖也；入先勇也，出後義也，知可否智也，分均仁也。五者不備，而能成大盜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」。此有人常戲謂：東方之賊，實較西方之紳爲文明。以其常讀孔子之書，能知佛敎之法，所謂忠恕與無我，盡人皆知，何況於賊？故其雖有我相，亦有法執，誠爲與生俱來，頗難蠲除。但於見人恐怖受禍之際，亦知無我法空，不爲已甚。若與西方競爭之說，超人之見相比，只知我欲圖存，便須鬥爭，他既愚蠢，自應淘汰；甚至滅人之國，傾人之家，無非皆欲奪其主權，吮其脂膏，方欲囊括而去，豈肯割肉以施？此自達爾文與尼采等出世以後，天下便不太平，不惟我執增長，使西方常陷於戰爭之中，亦必流毒無窮，令東土恒墮於地獄之下！譬如其自聞此邪說以後，即便我相大顯，法執出現，見物慾而竊喜，聞爭鬥以發狂。結果自必士爭於朝，商戰於市

，男習其奢，女賣其色；甚至無言不狂，無地不亂，無人不貪，無官不汚。眞如佛說之修羅好戰，餓鬼食人，滿地盡是荊棘，何處去尋善人？嗚呼！是誠不知今日何世，其現象竟有如此之慘？故若非竭力宣傳普賢地藏之宏願，大禹墨子之苦行，必難使此穢土化爲淨土，惡心變成善心也。

四引證

至若佛教所言之苦行，範圍甚廣，不止一種，雖窮筆墨之力，亦不能盡。茲以佛陀自己之苦行爲例，以見一班，其餘當於諸經之中求焉。如大寶積經護國菩薩會曰：「汝等常應行六度，諸地諸智諸力等，一切功德若成就，常得解脫死羅網」。此爲勸修也。又曰：「我於往昔無量劫，爲諸衆生求菩提，常行布施以調伏，捨離恩愛住正道；恒不捨離阿蘭若，苦行羸瘦求菩提，熾然精進無懈怠，求於最勝丈夫智」。此爲自述也。復曰：「見諸衆生在有獄，輪轉生死五道中，慈念一切起大悲，是故求於菩提道；捨於愛子及妻妾，亦捨資財七寶等，壽命國土及大地，爲求菩提佛智故」。此爲發心也。以下乃廣說苦行之事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備見佛陀之偉大，實非世人之所能及。如曰：「我昔處於勝山林，時作仙人名忍辱，爲王歌利截鼻耳，血變爲乳無恚恨。往昔亦曾作睒子，慈孝供養於二親，時被迦夷箭所中，爾時亦無瞋恚想。不惜身命投高巖，爲求諸佛善言故，爾時亦無身命想，爲求菩提大事故。往昔慈愍於飢獸，身肉充濟於八虎，爾時空中諸天衆，讚言善哉大丈夫！往昔樂行大布施，曾作淨行婆羅門，憐愍衆生貧苦故，入海求於如意珠；還爲海神所盜竊，我時勇猛抒大海，尋時得珠還閻浮，用濟貧苦諸群生。亦曾作王爲蘇摩，乃至失命不妄語，諸王因我皆解脫，名聞廣流於十方。我昔曾見貧窮人，時我爲王以身施，令彼巨富多財寶，是故號我一切施。我昔曾爲尸毗王，有鴿恐怖來投我，我以身肉代彼命，令彼得離於恐怖。我昔作王名師子，身遇重病醫授藥，時有病人乞此藥，我不愛命先施與。我昔修行爲衆生，曾作王子蘇達摩，時有人來乞妻子，我不愛惜盡施與。曾作菩薩名嚴熾，爲化國王才德故，經於八萬四千劫，勤行精進始受化。亦作王子名淨威，於佛塔前自燃身，恭敬供養於十力，無上最勝兩足尊。曾作國王名月光，時有梵志名可畏，從我求索於身首，我無愛惜以頭施。又作國王名福德，於諸聚落街巷中，積滿醫藥及飲食，擬施一切諸衆生。曾作大王名日淨，端正妓女有千人，七寶瓔珞莊嚴體，心不愛惜用布施。又作國王名寶髻，七寶天冠莊嚴首，最妙華香而嚴飾，亦用布施一切人。又作國王名知足，手脚柔輭如兜羅，色妙淸淨如蓮華，亦以布施衆生等。又作商主名師子，有羅刹女欲害人，能以方便驅遣彼，安置商人於洲渚。又作商主名善眼，將衆五百採七寶，有諸羅刹像美女，亦令商人脫彼難。曾作王子名福焰，妻妾妓女有數億，端正殊妙猶天女，捨之出家無愛戀。又作商主名金色，時有如來號無垢，於彼佛前燃十指，供養最勝兩足尊」。

五雜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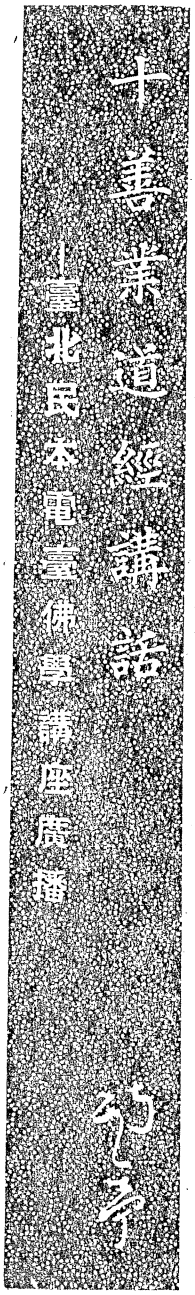
復曰：「又作國王號華眼，一切瞻仰心無厭，如是妙眼用布施，憐愍一切衆生故。又作菩薩名多髮，見有婦人喪其夫，晝夜思念不能捨，纏綿倮形心發狂；菩薩爾時生慈悲，化作死夫言喪妻，漸漸敎化彼狂婦，還令醒悟得本心。又作菩薩名普瞻，見有一人病羸困，我於爾時生慈悲，以己血肉用施彼。又作國王名華敷，見有一人病困篤，我於彼人起慈心，破於骨髓療彼病。又作國王名成利，見有一人甚貧窮，施以一切諸財寶，及捨愛命心無戀。又作國王名信幢，兩手柔輭具輪相，時有人來乞我手，爲求菩提用施彼。又作國王名普現，有四天下多財寶，豐樂安隱男女盛，爲求菩提用施彼。又作王女名智意，其身白淨甚柔輭，慈悲歡喜割股肉，及以血施心無悔。又作女人名銀色，金色城中有婦女，新產飢渴欲食子，我割兩乳用施之。又作國王名聞德，多饒最勝諸瓔珞，金銀七寶諸車乘，世間難捨皆能施。又作王子名知恩，有人墮海名無恩，無恩爲寶壞我眼，我於爾時心不恨。又念過去作戰夫，在大陣中心無殺，甯自喪身不害人，乃至蟻子無殺想。又念過去曾作雉，恭敬供養於尊者，同類老小皆給恤，爾時亦無傲慢心。又念過去作猴，在山逢値於獵師，諸獼猴衆皆歸我，我懷慈心救彼命。又念過去作象王，時被國王所執縛，我念父母盲無目，分捨身命飢不飡。又念過去受鵝身，有人失道我救養，彼將獵師反害我，我於爾時亦無恨。又念過去作象王，時被獵者箭所著，我求菩提功德故，以牙奉施於彼人。又念過去作雉身，在於曠野缺林裏，彼林爲火所焚燎，時我救林天雨華。我昔曾作九色鹿，飲水食草恒河邊，水深廣漂流急，有人墮河我救之；其人貪財受王募，多將兵衆來害我，我求菩提行慈悲，於彼人所亦無恨。又念過去曾作龜，濟度商人令過海，五百商人食我肉，我時亦無瞋恨想。我念過去行菩提，曾作魚身遊水裏，憐愍一切捨身命，百千衆生來食我。我見百千衆生病，化身爲藥猶如山，欲令衆生除病苦，變作蟲身名爲月。又念曾作師子王，巨身大力仍有慈，時被毒箭所中射，於彼人所起慈愍。又念過去作馬王，身色白淨猶珂雪，常在大海高山頂，度諸商人羅刹難。又念過去求菩提，曾作國王名居耶，見於五欲多諸患，不隨婬女語誑言。又念過去曾作兎，常化諸兎以善事，時與仙人同居處，捨身投火救仙飢。又念過去作鸚鵡，常處多饒華果林，報枯樹恩不捨離，釋變枯樹生華果。又念曾作獼猴王，見諸獼猴被龍害，遂敎獼猴竹筒飲，獼猴悉免諸龍難。又復重念作鸚鵡，取人稻穀養二親，稻主執我生瞋恚，云何盜我熟苗稼？我即報言汝種時，云施一切衆生等，我今取以養父母，是故

不名爲偷盜。稻主即時生歡喜，我是禽獸汝爲人，善哉鸚鵡有智慧，能懷孝養供父母！我從今去以稻施，任汝供養於二親。如是過去無量事，無有苦行而不作，未曾有懷疲倦意，以求無上淸淨道」。此爲佛自說過去之苦行，令人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其較諸大禹墨子之事，實勝過無量倍矣！

六結論

總之，人類之能超過萬物，不在其能競爭生存，實在於能互助同情；尤其是能以己之財，予人之樂，用己之力，救人之難。所謂大慈大悲，大喜大捨，殆即此義。脫非然者，假使其金玉滿堂，兒孫繞膝，只知自取其樂，不問人受於苦；甚或見人貧窮，譏之笑之，聞其苦厄，喜之悅之。好似秦人之視越人，苦樂漠不關心，生死由其自任。則幾何不令人心生怨恨，造成禍殃？所謂：「一家飽食千家怨」，寧非虛言！此有人謂：今之所謂過激主義，何以不見於佛法盛行之日，却成於西學發展之際？得毋實因佛教常說布施與苦行，既能破產救人，亦能刻苦爲人，早將火種撲滅，自必難召焚如？而彼西學却言競爭與趨人，固已道破我執，且已排起法執，竟使堤防潰決，當然易受水災！由是始知佛教之言苦行，不惟如孟子所謂：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。實將如佛陀所謂「莊嚴國土，利樂有情」。非此不能措國家於磐石之安，置蒼生於衽席之上；亦非此不能見人類之偉大壯志，成菩薩之淸淨妙行。是眞求治之要圖，成佛之基礎，三世諸佛胥於苦行中來，實非可以毫不費力者。故當此人慾橫天，邪說遍地之日，苟能聞佛所說：「若內若外所有物，無有一種而不施；持戒忍辱精進禪，無量方便及智慧，皮肉骨髓及以血，以施一切諸衆生」。此爲其實踐苦行之說明，後人實應加以學習，方可上成佛道，下化衆生。又曰：「往昔住於山林中，勇猛精進身枯竭，爲求佛說大小乘，敎示衆生令入道；常樂在於頭陀所，曾所修行無棄捨，如是一切難苦行，我於往昔無不行」。讀此可見佛之苦行，不惟超過大禹與墨子，實已成爲空前絕後之事。若欲鞏固國基，利濟人民，實非此不足以言得於無爲邦治，亦非此不能以云成於平等正覺也。

於蘇島佛學社



各位聽衆！今天的佛學講座，仍由南亭法師宣講十善業道經，下面是南亭法師的話，由本臺代爲播送：

各位聽衆！十善業道的十善，今天講到

第九、不瞋恚

瞋恚就是發怒，一般的說來，就是發脾氣，動肝火，大概肝火旺的人，容易生氣，所以有這個說法。

在唯識宗講起來，貪瞋癡爲根本煩惱，瞋當然是其中的一個，恚與怒，祇是瞋的一部分，所以這裏祇就瞋的本身來講。

瞋的定義，在成唯識論上說：於有、有具、增恚爲性、能障無瞋、不安隱性、惡行所依爲業。這兩句話，是說明瞋的體用，因爲性，就是體性；業，就是業用。於有、有具、增恚爲性者？有指三界二十五有，是我們捨身受生的處所，縮小範圍來說，就是宇宙之間，或者是天地之間。有具，就是天地之間的事物，也可以說是我們的環境。增恚爲性者？人們對於環境的不滿，或者人事上違逆了自己的個性，換句最平常的話來說罷，都如夫妻間的爭吵；或者兒女的不聽話，都可以使人耳紅面赤，拍案大罵。大的叫做瞋，小一點的叫做怒，或者叫做恚。原來沒有，因環境的刺激而有瞋，因瞋而生恚，所以叫做增恚爲性。能障無瞋不要隱性，惡行所依爲業者？有瞋與無瞋是敵體相反的，所以有瞋障礙了無瞋。安隱者，心平氣和，周身舒適，一經有了瞋恚，則身手顫抖，四體不安，所以叫不安隱性。而且人們一有了瞋，怒、忿、恨、惱、這一類的惡心，都一連貫的相繼而起，由於忿、恨的生起，則殺人、放火、鬪毆、相罵，這些惡行爲，也就跟着做出來了。有惡因必遭惡果，這是因果的必然律，一經遭遇到墮落，則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。所以前面曾經說過：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